

# 河上肇自传

上 卷

[日]河上肇著  
儲元熹譯、龙 仁校

内部读物

商务印书馆

# 河 上 肇 自 传

上 卷

〔日〕河 上 肇 著

儲元熹譯、龙 仁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3年·北京

河上肇著  
河上肇自传

1959年

岩波书店

内部读物

河上肇自传

上卷

〔日〕河上肇著

储元熹译 龙仁校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4017·65

---

1963年7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92千字

印张 17

印数 1—2,000册

定价(9)2.80元

001300

# 目 次

幼年时代、少年时代 .....	5
我所想写的东西 .....	5
爸爸的种种 .....	7
我是祖母撫养大的 .....	11
祖母的种种 .....	13
赛会的回忆 .....	18
幼年时代的极端任性 .....	21
祖母遗传給我的肝火 .....	25
外祖父的种种 .....	28
小学时代的娇生慣养 .....	31
防长教育会和岩国学校 .....	34
岩国学校时代的同学杂志 .....	36
对于我的一个批評 .....	39
离开父母到山口高等中学校去讀書 .....	43
山口高等学校时代的讀書傾向 .....	46
山口时代的吃 .....	48
从文科志願生轉为法科志願生 .....	54
自画像(从无我苑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顾) .....	59
貫穿于我变化多端的一生中的本质的东西 .....	59
1905年冬天第一次訪問伊藤証信的經過 .....	65
从参加无我苑到退出无我苑 .....	76
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一) .....	84
对于我的种种批評(二) .....	90
本人的回忆談的史料价值 .....	96
我的愚鈍 .....	102
1921年前后开始从研究經濟学进而研究哲学 .....	110

逐步走上馬克思主义的的道路——五十岁前后所經歷的变化	126
向无产阶级运动的实践靠攏	138
离开京都帝国大学	151
1928年年底結束安静的书斋生活	159
出席新党成立大会——第一次被捕	167
反映在《社会問題研究》中的自己的心境	180
山本宣治同志惨遭杀害	191
四·一六事件前后	202
建立新劳动农民党的提案	212
自画像(續前)(从自我主义时代到劳动农民党时代的回顾)	221
参加新劳动农民党,在我并不是退却,而是一种前进	221
1930年1月,迁居东京。一开始就糟得很的新劳动农民党	231
劳动农民党解散运动	238
与解散运动有关的一些回忆——取消派的跋扈	255
結束語	272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潜入地下以前	275
开始写《自传》时的心境	275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寄去京都的信	276
全神貫注于《資本論》的翻譯和《資本論入門》的改写	280
佐野学的来信	284
成为书斋里的人	286
西大久保的寓所	289
劳动农民党解散后在我家出进的人	292
同共产党的最初接触	295
根据劳动农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決議,成为京都第一区竞选众議員的候选人	298
对于畑田朝治的回忆	303
容易听信別人的話的我	306
畑田的出版事业和《資本論入門》	309
为給共产党提供資金而煩惱	314
二女儿芳子参加实践运动	316

冷冷清清的西大久保寓所 .....	320
古井中的波瀾 .....	322
离开精神上的故乡 .....	324
老友吉川泰岳 .....	327
最初的藏身处，获得党籍时的感慨 .....	331
取消派的暗中活动和櫛田民藏 .....	334
从躲到櫛田家到离开他家 .....	340
西川一草亭家 .....	349
搬到党所指定的藏身处以前 .....	355
“劳动农民党解散以后，潜入地下以前”的补充 .....	361
曇花一现的地下时代 .....	368
难忘的一百多天地下生活 .....	368
风间丈吉 .....	374
初次会见奸細松村 .....	378
老母进京 .....	383
在藏身处写的《新綱領》的解說。岩田义道之死 .....	386
迁居到画家椎名家 .....	391
椎名的《二楼上的河上博士》 .....	396
大塚有章的逮捕 .....	405
藏身处被特高发现 .....	410
同芳子见面 .....	413
被捕 .....	419
地下生活的終結 .....	424
未决监生活(被捕以后、下獄以前——《獄中独語》	
执笔前后) .....	428
中野警察署的拘留所 .....	428
《手記》里的假話 .....	436
戶泽检察官的訊問 .....	441
关进丰多摩刑务所后不久，势如决堤洪水的疲劳 .....	447
病房生活 .....	453
稀奇的錯觉 .....	450

对于保释的希望 .....	468
一切都忙乱不安的市谷刑务所 .....	478
市谷未决监里的生活 .....	484
户泽检察官的谈话 .....	489
写《狱中独语》的经过 .....	497
《狱中独语》的被迫修改 .....	504
《狱中独语》的在报纸上发表 .....	509
《狱中独语》的内容和写作当时的思想情况 .....	516
继续抱着缓刑的希望 .....	519
第一次公审 .....	525
宣判 .....	530
撤回上诉 .....	534
下狱后的生活 .....	538

## 幼年时代、少年时代

### 我所想写的东西

今年<sup>①</sup>我用《自画像》这个题目，相当详细地写了从我二十六岁参加“无我爱运动”起直到五十岁后竭尽全力设法建立和解散劳动农民党为止那段时期的一些回忆。那段时期，不妨说是我一生的核心时期。当时我想，如果能把这一时期的经历写出来，也就死而无憾，所以每天从早到晚很紧张地伏案工作着。等到写完，我犯了老毛病，又像两三年以前那样，动不动就发烧，到近来，更是往往连日卧床不起；可是看起来也不见得马上就会死，在健康恢复正常的日子，仍旧可以早晨五点钟左右就起床，马上开始工作，写作的兴致和精力，幸而一点也没有衰退。

可是写完《自画像》以后，我已不想再写个人的回忆了，于是改变写作方向，写几年前开始写的陆放翁诗的笺注。这个工作做开了头，倒也很有趣味，于是天天继续不断地写着。这样，到昨天，终于完成了一百八十余页的《六十后半（六十四岁到七十岁）的放翁》。

下一步又写点什么呢？今天早上，一边这样想，一边坐到书桌前面。这几天秋高气爽，中午暖和得像三春天气，我本来心想，这种天气出去散散步对身体倒有益；可是一个人呆在充满阳光的楼上，穿着轻衫，舒舒服服地写点东西，那又是多好呀！（我有时不禁

---

① 指 1943 年。——译者



出声地自言自語：“多好呀！”）天气既然这样好，身体又没有毛病，就觉得光阴错过了可惜，实在舍不得出去。目前想写的东西，有以下三种。

一个是对陆放翁入蜀时的詩的評介。关于放翁，我已經写过許多文章，比如《放翁絕句十三首（日譯）》、《放翁詩話三十章》、《陆放翁詩二十首》、《陆放翁詩二十首續篇》等几个小品，还有《六十前后（五十八岁到六十三岁的五年間）的放翁》、《六十后半（六十四岁到七十岁）的放翁》、《古稀的放翁》、《八十四岁的放翁》等几篇。接着我想到以《入蜀当时的放翁》为題，写一篇东西，介紹关于放翁在四川（这是他生平一想起来就恋恋不舍的地方）时的作品。《劍門道中遇微雨》那首詩——“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驴入劍門”，可算是他的杰作之一吧，可是“此身合是詩人未”这句詩的解释，就往往因人而异。我所藏的那个本子，原来的藏书者还加了这样一个批語：“的是大詩人，故作疑問，何等风格！”我就怀疑这种看法未必妥当。我认为，这是詩人在微雨中騎驴經過他素所向往的名胜劍門时，詩兴勃发，不能自己，因而发出这样的疑問：自己果真是个什么了不起的詩人嗎？这样无穷的詩兴，是来到这里的任何人都能发生的嗎？从这句詩里，我們可以看到作者当时的詩兴已經达到了最高峰，那种激动，像春潮一样，我們簡直可以听到它的汨汨波动的声音。这个看法也許不对头，可是，这却是我的解释，和那些所謂汉詩注释专家的解释自然不同。我就想用这样的看法，来写《入蜀当时的放翁》。一旦着手写的話，恐怕在今后一定的期間內，全部時間都将用在这个工作上。

另外一个写《自画像》的續篇。原先写的《自画像》，只写到我怎样竭尽心力設法解散劳动农民党为止。可是，不久以后，我就

加入了日本共产党，接着被捕，坐了四年半的监牢。因此，我想把这中间的经过详细地写出来，如果有兴致的话，还预备谈谈那时到今天的心境变化。本来，前几年被释放出狱后，我跟着就写了长篇的《入狱记》，现在再来写《自画像》的续篇，照说是件重复的工作。其实不然。因为，当初那篇《入狱记》，是在刚出狱、头脑还没有完全冷静下来的时候写的，有些地方，取材未必得当，而且当时心有余悸，还有些前怕虎后怕狼，因此，虽然我并不是小说家，写那篇东西却班门弄斧地通篇用了小说体裁，所以想把它从头改写一遍。这一次要是写的话，想从上次写的东西里删去许多东西，另外添进一些东西。这个工作，动起手来，自然还是相当有趣，在一定时期内，所有的时间也许都将被占去。

除了上面所说的两个题目而外，我还想到一个题目，那就是幼年时代、少年时代的回忆。许多杰出的人物像卢梭、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高尔基、片山潜、岛崎藤村等，都写过少年时代的回忆，我也想学学他们的样。

这三个题目，我一时也不知写哪个好，这就好比吃饭的时候来了三盆好菜，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到底吃哪一样，从哪里下筷；直到最后，才决定写最后一个题目。这样一来，近年来所醉心的陆放翁的诗，自然就要搁一搁了。因为，我的个性，不能同时做两三件工作，要是拣定了一个题目，不把它做完，就不能分心搞其他的東西。

## 爸爸的种种

爸爸幼名叫做“源”。我的名字“肇”，很可能就是从这里产生的（因为两个字的意思相近）。爸爸后来改名源介，又改名忠左卫

門(这是采用了祖上的名字),最后定名为“忠”。这个字眼,在日本的古代語言里,是不虛飾、质朴、素朴、淳朴的意思;在现代日本語里,是率直、溫和、順从、柔和的意思。爸爸的个性,如果用一個字来表现的話,那就没有比这个“忠”字更恰当的了。他六岁就喪父,由我祖母煞費苦心,撫养成人,他后来一半也是为了报答这种鞠育之恩吧,無論什么事,从来也没有违拗过活到九十六岁的我的祖母。不管祖母对他怎样蛮不讲理,他总是和顏悅色,百依百順。爸爸活到八十岁,是春分节那天死的。因此,我追尊他法号叫做“全孝院到岸日忠居士”。我家世代代都信佛教日蓮宗,祖先死后的法号多半帶一个“日”字。爸爸的“全孝院到岸日忠居士”这个法号,我觉得十分貼切,是一个字也不能更动的。

爸爸所制的家譜里,在“第十四代忠、致利”的下面,有下面这样一段文字(致利是他的官名):

“祖父瀨兵卫,1855年2月18日,因風燭殘年,朝不保夕,向藩主吉川公申請退隱,以嫡子嗣家业,当蒙批准。同年九月,祖父瀨兵卫逝世,嗣子呈請退还因功永世受領之祿米兩包、紋銀一枚。蒙批示:祿米一节,事出成規,又念死者积年功勳,于兩包之外,更賞一石,共折合虛俸十九石。1868年,明治維新,王政復古,廢止虛俸,改为現米八石。1878年变法,改革國內一般武士階級之俸祿制度,蒙一次賜給公債票五百元正。”

我所写的另外几篇回忆录中,也曾經一再提到过:有些杂志的評論里,在談到我的身世的时候,总愛把我說成是封建諸侯的重臣家庭出身。其实,我家的俸祿,到我爸爸的一代,增加了一石,才不过十九石,而实际的收入,每年只有八石(俸祿額原来是指采邑的总生产量而說的,加在土地的直接生产者农民头上的这种封建剝削的实际收入,大抵不到原定額的一半);1874年改为一次發給公

債的时候，只抵到五百元。新近看到《渡边华山》<sup>①</sup>这本书，内中說到渡边华山的父亲市郎兵卫俸祿本来有六十石，可是因为孩子多，自己又不善于理财，所以生活非常困难。虎之助(华山的幼名)八岁那年，被挑选做小藩主的书童的时候，侍候在小藩主身边，却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出外既沒有雨伞，也沒有灯笼。可是我家的收入，还不到他家的三分之一，所以我的家庭可以說是最最可怜的穷武士家庭。

关于明治以后爸爸的經歷，旧文书上有以下一些記錄。1869年項下：

“1869年8月10日，卸去保甲办事員职务。同日，保甲长丰島郁太郎命充任办事处會計。时年二十二岁。”

1870年項下：

“1870年6月3日，……参加政事局工作，被任为山川氏之助理書記。”

又：“1870年12月21日，接到通知，命于次日赴政事局……免去前此所任山川氏助理書記职，改任會計局檢使委任書記。”

再看1872年項下：

“1872年8月20日，被任为川上須通村副保长。”

这里所說的須通村，历来就是我們河上家的采邑。

同年10月17日，还有“被任为錦见村副保长”的一条，以后就沒有記錄了。錦见村是我們居住的那个村子，现在叫做錦见，是岩国市<sup>②</sup>的一部分。爸爸大概一直繼續当錦见村保长，接着当錦见村村长，不久錦见村和岩国鎮合并、成为該鎮的一部分的时候，他

---

① 渡边华山(1793-1841)是德川幕府末期的画家，他的代表作有“千山万水图”、“虫魚帖”等。——譯者

② 岩国市在日本本州西南端山口县的东部。——譯者

可能就当了岩国鎮这个市鎮的鎮长。市鎮制度頒布以后，鎮长要由选举产生，可是爸爸却一再連任，一直到年岁很高的时候才辞职。

如果到鎮公所去(这个鎮公所是后来新建的，最初設在小学学校里)，就会看见，对着正門进口的地方，爸爸总是穿了整整齐齐的日本服，坐在桌子前面(他年輕时候那种精力充沛的样子，到现在还像是在眼前一样)；在那間很大的屋子的两边，排列着管會計、庶务、戶籍之类的人員的桌子。冬天，像那样大的西洋式的、用板壁隔开的大屋子里，却照例不生火炉，只是在桌子旁边放一个火鉢。回想起来，从前的人，身体真强壮，因为那时，下身連棉毛衬褲都不穿哩。

爸爸到底是哪年辞去鎮长职务的，手边沒有确凿的資料可查。假如我記憶得不錯的話，那大概是我大学毕业的前后，当时他是五十五、六岁。

这样算起来，他从 1872 年当錦见村的副保长起，后来当保长、村长、鎮长，名目虽則換了不少个，可是一生之中，前后三十年工夫，几乎完全在同一个地方干着同样的工作。爸爸和我不一样，他凡事不喜欢有所变化。比方說，即使是一个水桶，他也爱用向来的木桶；用洋鉄桶打水，說不定整个錦见村里要数他是最后一个。

他辞去鎮长的职务以后，馬上就做旧东家吉川子爵家的老管家，直到他八十岁老死，一直担任了那个工作。现在翻看一下留在我手边的 1924 年 11 月 30 日他的来信，里面有这样一段話：

“收到你 11 月 26 日的信，信上恳切地表示要好好奉养我，让我晚年能称心地过活，这种孝心是可嘉的。俗話說，‘年老从子’，这本是自古以来的金科玉律，我也很願意这样做……但目前手足还輕健，向来常做的工作还是想尽可能做下去，能做到几时为止，虽

然还說不定,但是拿目前來說,我唯一的願望却是用自己掙的錢來維持自己的生活,所以你如果听我随心所欲,我反而自由自在……希望你暂时忍耐一个时候吧……”七十七岁的老父,当时由于这样一种心境,竟然拒絕我給他寄生活費,而我呢,那时已經当了大学教授,稿費收入尤其可观,所以經濟正十分寬裕。他直到八十岁老死,終身沒有閑过一天,每天上班工作(严冬下雪的天气,来回經過拱背的錦带桥,这特別是在他晚年,想来是很艰苦的),完全靠自己的收入維持生活。想起来,不仅在錢一层上,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他都不願意麻煩自己的儿子(我这句话,是回想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說的)——像这样的爸爸,世上恐怕不多见吧。

### 我是祖母撫养大的

关于爸爸的回忆,将来有机会还想另外写一点。我所感到幸福的,就是爸爸沒有給我留下半点不好的印象。自从他去世以后,追慕之情,与日俱增,我只恨自己当时沒有好好孝养他。

世上有的是那种給子孙留下巨万财产或爵位的好父亲,我却絲毫不羡慕。我觉得,像我的爸爸那样,不給儿子留下半点坏印象,只留下好印象,世上沒有比这样的爸爸再好的了。

陆放翁詩中,有这样两句:“果能称善人,便可老乡里。”我有着一位一辈子生活在乡里的爸爸,这虽則不能向別人夸耀,但内心却十分高兴。我是爸爸三十二岁那年(1879年)10月20日黎明出生的长子。

媽媽的娘家也姓河上,和我家出自一个祖先,庆长(1596—1614年)以后才分出去。明治初年,俸祿每年二十七石六斗,再加一点津貼,媽媽的娘家就是这样的一个家世。

爸和媽是 1878 年 6 月 15 日結婚的，那時爸爸三十一歲，媽媽十七歲，年紀比爸爸小十四歲。結了婚九個月，到 1879 年 3 月 11 日，他們就離婚了。過後不久，才知道媽媽已經有了身孕。屈指算起來，離婚當時，已經懷孕三個月了。

爸爸 3 月里和媽媽離婚後，那一年的 7 月里又和井上章的妹妹紫衣結了婚。就在那年 10 月，我在外祖父家呱呱墮地了。

接到生了兒子的通知，爸爸馬上穿得端端正正的帶了乳母來到外祖父家接我。祖母守在自己家裡等候着，看到乳母抱着我走進比大路還高的大門的時候，她親自走到二門口來接，並且招呼乳母說：“今天該從這裡進來。”

由於這樣的原因，我是沒有吃媽媽的奶而長大的。等到後來我長大成人，媽媽告訴我，她產後乳房脹得非常難過，就用棉花扎上白布，做成乳房模樣，送到妙覺院菩提寺門口的土地堂里，掛在門框上作為供品，求土地菩薩保佑她的乳房不痛。

餵我奶的乳母，她自己的孩子有幾歲，沒有人知道；不過當時還根本談不到什麼衛生思想，再加祖母對於這類事情又是根本不介意的，所以當時我所吃的奶，濃度恐怕很不合適。本來對於我來說，最好的乳汁應當是十八歲的親生媽媽乳房里滾滾流出來的乳汁，可惜那些乳汁都讓妙覺院的土地菩薩給吃了。到後來，兄弟三人里，數我的體格特別差，原因也許就在這上面。

我那位乳母有氣喘病。祖母放心不下，不欠就歇了她的工。從此以後，就用粥湯餵我，因為那個時代還沒有牛奶。我晚上睡在祖母的懷抱里。祖母二十五歲就成了寡婦，我出世的時候，她已經五十二歲了。她的乳房里，當然不會流出什麼乳汁，可是由於我經常吮吸，終於流出一種透明的液體，用手擠的時候，那液體像綫一樣地噴射出來，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分泌物。雖說這類事情世上

少有，不过請教一下生理学家，也許可以明白它的成分。我小时候吸的，就是这种东西。

我出世不到一年零两个月，继母生了一个男孩子。这就是我的二弟暢輔。暢輔生下来还不到三个月，他的生母又被离掉了。据说继母生了她自己的孩子以后，經常虐待我，比方說，有一次捉着我一只手，把我吊到井里去，結果把我的肩胛骨都弄脱臼了。特別鍾爱我的祖母，据说为了这一层，就让爸爸把第二个媽媽离掉了。这是我长大后从旁听到的，事实究竟怎样，我当然无从知道。

不仅祖母鍾爱我，外祖父也非常疼我。媽媽是外祖父的最小的女儿，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姊姊又都不在家乡，除了我这个外孙以外，外祖父再沒有直接爱撫孙儿的机会，所以他为了看我，常常来我家。据说每次他来时，祖母总是特地买了肥大的銅盆魚，备了酒，款待他。1881年3月，继母走了以后，重新同媽媽結婚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被提了出来；結果，那年的7月4日，重新成了亲，媽媽这才开始和我住在一起。因为有这样一番情由，所以我們家里，大儿子倒是媽媽的嫡亲儿子，二儿子却是继子，真是世上少有。那时我虛岁三岁。

不过，因为我直到这时为止，完全是由祖母一手撫养，每夜都是吮着祖母的干癟乳房过夜的，所以我只知道恋祖母而不知道恋媽媽。所以，每天晚上，媽媽抱了弟弟睡在正房，我却仍旧伴着祖母睡在另外一栋单独的房子。陪着祖母睡在一床过夜的習慣，以后繼續得很久，到现在我还記得。

## 祖母的种种

我家的住宅是两个院子合并起来的。那是因为1875年7月4



日我家把隔壁人家新盖的住宅連地基买了下来的緣故。历代祖先所住的茅屋，不久就倒塌了，后来就利用旧木料，拣西边院子里阳光充足的地段，給祖母盖了一栋单独的房子。我小时候就是在那栋单独的日子里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的。

不过，这只是我记忆中的情况，其实当我还在吃奶的时候，祖母住的单栋房屋还没有盖。

1872年爸爸当了錦见村副保长，这在前面已經讲过了；至于后来当保长是哪一年，我手边却没有确凿的資料。不过，說不定是不久以后的事吧。那时候的保长办公处，就像今天的三等邮局一样，是以保长的私宅来充当的。祖上传下来的西院的西南角上盖造的茅草頂平房，就是爸爸最初在那里办公的保长办公处。媽媽在出嫁以前，据說偶尔也到那里买公文紙。日本式的屋子里放了矮桌和火鉢，爸爸就坐在棉蒲团上办公。那时，祖母住的单栋房屋，在西院东南角上；媽媽嫁过来的时候，正屋已經搬到东院新盖的瓦房里去了，而祖母住的房子，还是原来那个地方。这样說来，我刚出世后所住的地方，就是那里了，但是那房子究竟是什么样子，因为当时我还在襁褓中，所以一点印象也沒有。现在所記得的，就是后来那所用旧木料新盖的单栋瓦房。那房子的主室，是一間鋪六张席垫<sup>①</sup>的屋子（附有三尺宽的摆設間和六尺宽的壁櫥），东面和南面是紙門，門外是狹狹的廊檐。除了这六张席垫的屋子而外，北边还有一間朝西的小屋子（祖母最后就死在那里）和朝东的一間小小的厨房。（现在这栋房子也倒塌了，就在那片阳光充足的地基上盖了新屋，由媽媽住在那里。我好久未能回家乡去，始終未曾见到媽媽所住的新屋，真是遺憾得很。）

<sup>①</sup> 日本式的房子里，都鋪席垫，人就在那上面坐臥。席垫長約六尺，寬約三尺，厚一寸余，屋子的大小就用鋪几张席垫来計算。——譯者